

姚 笠 著



巴黎不是梦

——中国人在巴黎

团结出版社

巴 黎 不 是 梦

——中国人在巴黎

晓 笙 著

团结出版社

1993年5月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 波

封面设计:文 涛

巴 黎 不 是 梦
——中国人在巴黎
晓笠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3 年 5 月 (32 开) 第一版

1993 年 5 月 第一次印刷

字数:200 千 印张:9.25

印数:1—50000

ISBN7—80061—780—7/K·92

定价:5.2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法兰西当代青年画家
——热罗曼·布夏尔

前　　言

《巴黎不是梦》，作者晓笠，原广东某报社新闻记者、广东作协理事。在国内出版过个人作品集，著有百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并多次获奖。著名作家秦牧热情为她的作品集作序。她曾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身份出国访问，是一位有影响的青年女作家。

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晓笠 1991 年被迫离国，只身闯荡法国。她以女作家特有的敏感，记录了在法的奋斗经历。由于贫穷，她的大部分作品是借邮局一隅完成的，她每写完一篇，即刻投入邮筒寄往报社。

她的作品陆续在法国《欧洲日报》、《欧洲时报》等报刊发表，引起中外读者的兴趣与共鸣。“友情没有国界”，她的文章沟通了人们的情感。1992 年，她与法国艺术家葛兰结为伉俪，结束了漂泊的生活。巴黎市九区区长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并称“一个中国作家与一个法国艺术家的结合，是真正的艺术的结合。”

《巴黎不是梦》记叙了作者离别家乡到定居法国一年零四个月的漂泊生活。全书细腻地描写了晓笠离别家园和女儿，在陌生的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其中有作者打工受虐待之苦，寄人篱下受冤屈之辱，也有得到友人鼓励和援救之甜；有孤独无助思乡的痛苦，也有海外游子共勉互助的幸福；有艰难困苦难以支撑的日子，也有欢聚一堂纵情高歌的时刻；有中外民族的共识共有，也有各国人民独具的个性和

风采；有巴黎浪漫自由的气息，也有悲伤惨烈的现实；有美丽纯洁的人性，也有阴险残酷的私欲；有失恋的眼泪，也有相爱的欢乐……晓笠的作品，展示了一幅多姿多彩、色彩斑斓的画卷。作者着笔于情感，她描绘的是一幅淡泊而深沉的、耐人寻味的、充满情思的人生图景。这种情与爱逾越了国界，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财富，作者走出国门，并不是为了暂短的一时和狭窄的一己，在茫茫大千世界里她失去了许多既得利益，却寻回了人的尊严和意志，获得了自由与爱情，她把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追求作为唯一的目标，并将这种理想贯穿了文章的始终。因此，她的作品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感情色彩，爱与憎，扬与弃，歌颂与抨击，泾渭分明。

在表现手法上，作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瞬间加以典型概括，着重彩以渲染氛围。其中以《梦中的小木屋》、《寻找罗曼·罗兰》、《墓地里的启示》、《地铁里的歌声》、《〈我的太阳〉没入地平线》、《米勒之死》……等篇章使内容起伏跌宕，错落有致，而这些内容又注入了作者主观的情绪和感受，有效地起到了渲染气氛的效果。本书文笔秀丽，意境深远，情感细腻，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本书后附若干篇作者的家书和她创作的小说、散文。

吴 波

1993年4月北京

目 录

前 言

引子 为什么“洋插队”	(1)
一、泪洒罗湖桥	(3)
二、如梦如幻的陌生世界	(6)
三、热情而浪漫的西琳维尔夫妇	(10)
四、巴黎的餐馆与烛光中的回忆	(12)
五、第一次搬家	(19)
六、法国老太太冉娜	(20)
七、从 ABC 开始学法语	(22)
八、寻找中国同胞	(24)
九、初进法文学校	(26)
十、一个美丽的中国舞蹈演员	(29)
十一、终于找到“懂”中文的法国人	(31)
十二、到郊外小村庄作客	(36)
十三、寄自中国的离婚起诉书	(39)
十四、邂逅在卢森堡公园	(43)
十五、一对年轻美国夫妇	(46)
十六、去打工	(48)
十七、半个月的保姆经历	(53)
十八、梦中的小木屋	(60)
十九、“二房东”费也娜	(65)
二十、一位来自南京的油画家	(68)

二十一、寻找罗曼·罗兰	(72)
二十二、卢森堡公园,那片绿茵	(75)
二十三、马场则子的异国之恋	(79)
二十四、外国的月亮一样圆	(81)
二十五、单身母亲玛萨	(85)
二十六、米勒:请允许我爱你	(90)
二十七、到贵族家参加化妆晚会	(96)
二十八、墓地里的启示	(100)
二十九、朦胧的爱更美	(106)
三十、他竟是同性恋者	(110)
三十一、伊维特的心犹如春天	(116)
三十二、地铁里的歌声	(122)
三十三、蒙马特高地,风割如刀	(127)
三十四、一份华文报纸的“流产”	(131)
三十五、到山中滑雪渡圣诞	(135)
三十六、《我的太阳》没入地平线	(140)
三十七、来自尼日利亚的黑女人	(144)
三十八、居留证啊,居留证	(148)
三十九、回“诺夫勒”过春节	(151)
四十、米勒之死	(154)
四十一、到餐馆端盘子	(160)
四十二、初遇丹尼尔·葛兰	(163)
四十三、一次法国青年艺术家的篝火晚会	(166)
四十四、鹅卵石的故事	(169)
四十五、爱情没有国界	(177)
一、旅欧书简(2篇)	(179)

二、短篇:	(185)
静静的月影湖	(185)
孩子,妈妈爱你	(195)
侏儒	(205)
江那边来的老人	(213)
走向那一个世界	(221)
白茅岛上开着含笑花	(228)
三、中篇:	(236)
明天,充满诱惑力	(236)

引子 为什么“洋插队”

从 70 年代末起，中国大陆卷起一股出国留学的旋风，俗称“洋插队”。从北到南，每年走出国门奔向美洲、欧洲、澳洲乃至日本、泰国、新加坡者成千上万，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人们出于各种动机，通过种种途径，千方百计远走他乡……

曾记得 1983 年初，报社里一位好友要到美国留学了，临走前我请她吃饭，一进门她就愤愤地冲我嚷：

“今天我到夜班部交稿，人们都用异样眼光看我，仿佛我是去叛国投敌似的！可恶！”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去国离乡。她在省报是一位最走红的女记者，刚刚被破格提为中级职称，再说，她已经 31 岁，仍然单身一人……

“晓笠”，她喝着啤酒，推心置腹对我说：“旅居他国并无坏处。我打前站，你跟着来，这世界很大啊！”

我摇头。我有家，有孩子，有我热爱的事业。当时我 25 岁，是省内最年轻的记者与作家。出版过小说集，文学作品多次获奖……总而言之我功名之心难断，尘缘未了。当然，我佩服女友敢于放弃——名誉，地位，铁饭碗与优越感，在这个年龄独身一人飘泊远方……

我缺乏这份勇气。

我从小是一个过份敏感又害怕孤独的孩子，听我妈说，她生下我完全是一个意外。那夜很冷，她身边没有医生护士，没有父母丈夫，只有一个惊惶失措的未婚女友，然后便是迎着寒风哇哇大哭乱蹬乱踢的早产的我。

我相信那一夜我肯定感受到孤独，感受到恐惧，感受到满心期盼儿子的、已有了一个大女儿的母亲对我的失望，感受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女人备受苛求的不平与愤怒……要不，我怎会哭得那么凄厉，那么长久，那么凶狠，那么无奈？

在那一刻，命运已安排给我一段悲剧的姻缘，因为一个不善感的母亲生下了一个过于善感的女儿。

仅仅由于这个悲剧的婚姻，我终于被卷入“洋插队”的浪潮，别无选择。而我没有想到的是：终于有一天当我远离祖国飞往巴黎时，我比报社那位女友年龄还大，半句法语不懂，我放弃的甚至比她要多得多！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有一首歌里这么唱。关于巴黎，一位华人女作家描述道：“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也是一个悲惨的世界。”而在我看来，这世界能令你认识自己，感受人生；能使灵魂扭曲，能使人性升华；更重要的是，它能激人奋斗，让你的生命熊熊燃烧！

一、泪洒罗湖桥

走的那天我不敢告诉女儿。

女儿刚满7岁，瓜子脸，大眼睛，幼儿园老师给她起个绰号“林妹妹”。她从小体弱，离不开妈妈，哪怕我出个短差，她也常搂紧我脖子拼命哭叫“我要妈妈！”如今总算大了，念小学一年级了。我把她留给父母，撒谎说妈妈去北京采访，很快就回来。在巷口拐弯处，我回头看见她和表妹高扬双手大叫“妈妈再见”时，禁不住泪如泉涌。

那一刻，我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上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天空满布阴霾，我走得那样匆忙、那样凄楚，以至于除了父母，我来不及向任何一位朋友告别！

在罗湖桥头，离开深圳的那一刻，我的双脚像灌满了铅，心情格外悲怆。母亲站在边检站口目送我离去，我不敢回头，怕看见她的哭泣。那是在1989年刚刚结束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我病体未愈，心伤累累，几乎身无分文远赴天涯，年迈的母亲该有多少牵挂、多少忧虑。我不敢回头，因为我知道，只要看见妈妈的眼泪，我将会不顾一切返身奔回她的身边，再也迈不开沉重的双脚；我明白自己内心的软弱……

离别，离别，在我的人生中，永远伴随着离别的孤寂与忧

伤。两三岁开始住托儿所，对每一个周末的热切盼望，便成为我少儿时代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每一个周一的早晨，总是犹如神话故事中的凶神恶煞，青面獠牙，眼珠突兀，令我幼小的心灵充满恐怖。从小学到高中，大都在学校寄读。自然又是周一开始翘首巴望周六，又从周六开始担心第二个夜晚的骤然降临……

直到我高中毕业留校当了语文教师，才逐渐适应了这反反复复无休无止的离别。我仍然住校。而父母皆在外地工作，姐姐上山下乡远走他方，回家对于我已无甚意义。聚首遥遥无期，离别自然不复存在。我学会了与朋友们相处，与同事们相处，甚至与学生们相处，“革命者四海为家”，离别的苦楚也便被无数空洞的革命口号逐渐淹没，也被我逐渐淡忘……

我当过教师，当过工人，当过售货员，物价员，秘书，最后是省报的新闻记者。生活中的离别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以至于每当我身背简易行装，独个儿走在风尘滚滚的道路上时，一颗心常常骤然归落一片安宁温馨的境界，感到自己终于回到了自己，仿佛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生活。

今次的离别却令我揪心扯肺般难过。也许是父母已老，也许是女儿太小，也许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只觉得心中蒙满阴霾，种种不祥的预感在脑海翻滚，像大片黑压压的乌云！

我永远诅咒人间的离别！

然而我终于驻足回头。远远地，看见开车送我的那位朋友已表情异样了。而母亲，憔悴的年过半百的母亲，却微笑着站在那儿，向我轻轻地挥挥手。这是我自小就非常熟悉的微笑，含着深刻的无奈，又充满了依恋与鼓励。虽隔遥远，可我看得

那样清晰——妈妈没有哭！

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过身，抬起头大步跨过人生转折的这个重大的关口。

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呼啸着起飞——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感觉。机舱里的斯里兰卡小姐美丽热情，穿着色彩鲜明的筒裙来回穿梭，不断地送上饮料与食品。我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干渴，伏在前邻椅背的小木板上给父母姐姐写信。我在信中倾诉对故乡对亲人从未有过的深深的依恋；我说此时此刻我回忆起 12 岁那年，我因为眼疾离家 20 多公里到部队医院就医，住在容纳着 100 多病人的大草棚里。每天自己烧饭，独个儿躺在绿色的小草坡上看云彩。有一天实在想家，我买了两个面包与一支甘蔗，很勇敢很浪漫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我扛着甘蔗，背着面包，在路边的草丛中蹦着跳着，口里唱着自己喜欢的歌儿。累了，饿了，渴了，便坐在小河溪边，把一双小脚放进凉沁沁的溪水里，吃点儿面包，啃几口甘蔗，再跳到浅水里抓一会儿小鱼……

岭南的天，孩儿的脸，走到半路，一阵乌云滚过头顶，下起倾盆大雨，我一时吓慌了，丢弃剩下的面包与甘蔗，连鞋子也忘了拿，双手抱着头向大路飞跑。雨下得这样猛烈，犹如千条万条皮鞭，向我身上、手上、脸上狠狠抽打，四周一片荒野，别说人家烟火，连可供避雨的树木也没有。白茫茫一片大雨遮没了视线，雷电不时闪烁轰鸣，像死神一般在我身后追逐。我感觉这样孤独，这样恐怖，这样无望无助！我哭着，喊着，拼命向前跑。我旁无躲避，旁无选择，只有向前奔跑，因为唯独前方拥有希望，——哪怕一间被抛弃的草棚，一段残垣断壁！

我就这样哭着，喊着，在千万条凶猛的雨鞭中奔跑着，奔

跑着。不知什么时候，风过了，雨停了，一度追赶得我喘不过气来的雷电也在瞬间无影无踪了。乌云散尽，大地上重又撒满灿烂的阳光。雷州的气候就是这样稀奇古怪，令人不可揣摩。再走了一会儿，甚至连柏油马路也干了。我累极了，走到高处坐下，松开小辫儿，让火球般的太阳烤干湿漉漉的头发和贴身的湿衣裳，然后，又开始唱着歌上路……

不知为什么，在赴法留学的旅途中，我回忆起这件久被遗忘的往事。我从来没有把那一路的遭遇告诉过家人，因为我到达家门时天色已黑，父亲一见面便把我狠狠训斥一顿。他认为一个女孩儿家，竟如此斗胆，独个儿走那 20 多公里荒路；他毫无所知，途中我还遇到过一场对我来说充满恐怖的暴雨……

这封信写了很长很长，从亚洲写到欧洲。我相信，这是我一生中给父母亲的最长的一封信。

这架斯里兰卡航班飞机，从香港到巴黎三起三落，二十五六小时。长长的旅途中，我的眼前始终闪烁着母亲的微笑。

这微笑鼓励我踏平障碍，穿过黑暗，用勇敢与智慧去寻找人生的黎明。

二、如梦如幻的陌生世界

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花板上美丽的雕花。

依稀记得，是朋友丽思与她的日本同学马场则子把我从机场接到这儿来的。这是我的法国经济担保人西琳维尔与她同居男友让·吕克的住所，一套近 200 平方米的大公寓，有四五个大房间，每个房间都带着壁炉。

在巴黎，老房子的租金格外昂贵，而在我看来新老房子的差异仅在于是否装置有壁炉。自从有了暖气，法兰西的壁炉已成为摆设，而这“道具”则演变成为主人身份的象征。

西琳维尔所住在这幢楼，是 19 世纪一名叫“龚多舍”的著名建筑家的寓所，这条街道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大门左上方刻有该名人的出生年月，及其居住于此的日期。巴黎喜欢纪念名人，大部分街道，地铁站皆以名人的名字命名。而名人住过的老房子，自然又比一般的老房子价高一筹。听说，西琳维尔每月得付 1.5 万多法郎房租，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 3 个月的工资。

静悄悄，静悄悄。我独个儿躺在四壁雪白的大房间里，打量高高的天花板上的雕花，打量床对面的壁炉，床下条状镶嵌的柚木地板，心里涌溢出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一切从前在电影里见过，小说里读过，一觉醒来置身其中，难免令人感到如梦如幻，不可思议……

这就是巴黎吧？自从我爱好上文学起，巴黎在我心中便是一座神圣的殿堂。我熟读雨果、巴尔扎克、仲马父子、莫泊桑、都德……最令我倾心的自然是罗曼·罗兰。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让我一口气连读五遍，真正是读之不厌，爱不忍释！尤其是第二部中克利斯朵夫与女教师那段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实在令人一咏三叹，难以忘怀。我倾心巴黎由来已久了；然而，一想到法国人，又不免生出几分历史的怨愤。

我出生珠海，在湛江长大。湛江这座炎热美丽的海滨城市，20世纪初曾沦为法国殖民地，深受法国侵略者的伤害。我的文学启蒙师熊夏武，正是当地研究中法战争史的专家，由他执笔创作的反映湛江人民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大型历史话剧《寸金桥》，曾于60年代初轰动戏剧界；而我家恰住在寸金桥畔，每天我从桥上走过，耳边都似乎缭绕着湛江人民当年面对残酷杀人的侵略者发出的“一寸土地一寸金”的怒吼……由于老师的影响，我对那一段屈辱的历史颇为了解，我对杀害过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法国鬼子充满痛恨！

那时候我从来未曾想象也不可能想象，在我32岁这一年，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正是这些被我痛恨过的法国人，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把我带到这个梦幻般的世界。他们给我友谊，给我温馨，给我灵感，给我全新的观念与见识。我在这个世称“花城”的都市，还获得了比鲜花更为美丽的浪漫的爱情

.....

是的，这就是巴黎。

我来到巴黎实在出于偶然。记得报社那位好友赴美留学后不久，又有一位朋友要到美国去。他是湛江医学院本科毕业生，连考几年中山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皆落第不能得志；终于与一位美国女华侨结婚，决心出国求学。临走前他到我家告别，我们从上午10时聊到下午6时，整整8个小时的交谈。他有一番话深深触动了我，他说：

“在中国，一个人可以预知自己10年后，20年后是什么样子；可是到国外，你永远不知道明天等待你的是什么。你可以尽情去努力，去奋斗，不必担心闲言碎语。”

我顿悟。是的，未知永远具有诱惑力，未来永远具有诱惑